

走进文山

陈伦双

初冬的北京,北河沿大街的梧桐与银杏,身披金黄,在晨风中挺立着。阳光穿过窗棂,暖意洒进了会议室。

“今年,咱们给西畴的孩子织点毛衣吧?”“围巾、手套也弄点!最好厚实些。”“还有富宁!”

每当我回想起这一幕,心里总会泛起阵阵暖意。三年前,我临时到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党委帮助工作,在那里,我第一次听说“西畴”“富宁”。当时,机关党委组织讨论“迎新春·送温暖”一事,女检察官们轻声细语地讨论着,语气熟稔得像在聊自家亲戚。

或许,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牵挂,汇成了一条跨越2700公里的温情长河——从首都北京,流向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文山,流向西畴、富宁这两片曾经贫瘠而今焕发蓬勃生机的土地。

1995年,最高检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与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结成帮扶对子。2015年,又承接定点帮扶富宁县的光荣任务。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47名优秀干部奔赴云岭大地,把党中央的关怀送到边疆群众心坎上,书写了扎根边疆、倾情帮扶的检察故事。

而我,有幸短暂参与这项工作,与文山结下情缘。谨以此文,致敬那些为边疆奉献的检察人,也从一个小小的视角,记录一段我眼里的文山之变。

道整洁,花木葱茏,完全不是印象中偏远县城的模样。后来我才明白,这里不仅产三七,更产一种叫“奋斗”的精神。

州委会议室里,一场简单的交接进行着。即将离任的挂职西畴县委副书记杨旭发言不多,却句句扎实:“打开了村企品牌‘汤检情’产品市场,最初单一的‘八角’变成了丰富的普洱茶、红茶、三七、石斛……”会议室里掌声不断。而挂职富宁县县委副书记的女干部耿娜,因忙着其他工作未能赶回。

临别之际,文山州授予两位同志“荣誉州民”称号。那一刻,我突然懂得了什么叫“亲人”——不是血缘相连,而是心手相牵。

第二天,我们驱车赶赴西畴。一位宣传干部递给我一本《含笑花》杂志,随手翻开,“西畴精神赞”“绿美文山”“红色文山”等栏目一下吸引了我,《琢石成玉换新颜》《春风里》《太阳花开》……一个个真实故事,讲述着这片土地如何从石漠荒山变成绿洲家园。

车窗外,丘陵一样的石山上赫然立着十个大字——“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终于抵达西畴县委。会议室不大,屋顶上是一个吸顶灯,墙上挂着金色的党徽,框子的内页明显有些泛黄。

时任县长刘晓东开口就说:“今天,‘亲人’把新人送来,把老战友接走,我心里不是滋味!”

他身材瘦小,肤色黝黑,说话温和,却自带一股韧劲。他介绍西畴,用了很顺口的话概括:“上亿年的华夏盖,上万年的人类遗址,上千年的民族传承,上百年的抗争史,几十年向贫困宣战的精神!”

新任挂职县委副书记李升接过话筒,郑重承诺:“转变角色,融入大家庭”“主动向群众学习”“珍惜每一天,尽快打开工作局面”……话音未落,掌声雷动。

当天,趁在太阳没下山前,我们到了瓦厂村。夕阳下,几幢黄墙灰顶的小楼错落有致。宽敞的院坝旁竖着一块泰山石,刻着“西畴汤谷文化创意产业园”——这是一个“汇聚优势资源,形成集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体验、会议研讨于一体的综合农村集体经济产业园”……

村民们早已聚集在院坝。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盛装,像过年一样热闹。

“瓦厂村2022年总结大会暨村集体经济分红大会现在开始!”驻村第一书记张北战声音洪亮,“今年我们丰收了,西畴汤谷文化创意产业园为村集体经济增收突破50万元!”

人群沸腾了。一批一批村民走上前领取红包,身后的摄影师咔嚓咔嚓拍照。笑容绽放在每一张脸上,尤其是那些七八十岁的老人,眼角的皱纹都盛满了欢喜。

那一天,还评出了“和谐模范家庭”“绿美卫生户”“寿星家庭”。我注意到,现场坐着数十位包着头巾的老人,最小的80岁,最大的已经96岁了。村里人笑着说:“我们这儿是长寿村,活得久,更要享福。”

院坝外的空地上,三头铜牛雕塑静静伫立;两头老牛卧地休息,小牛依偎身边。阳光洒下来,金光闪闪,仿佛诉说着耕耘之后的安宁。

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是“幸福”——不是高楼大厦,而是老有所养、劳有所得、心有所依。

三

如果说西畴教会我“干”的哲学,那么富宁则让我听见了“发展”的心跳。

第三天清晨,我们来到富宁县新华镇格当希望小学,这是最高检挂钩帮扶的一所村级小学。校门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几个大字十分醒目。抬眼便是一幢四层楼高的现代化教学楼,“教育当是无居心”“法律格非有正道”两幅大字悬挂在两侧,连中间楼层刷写的“奋发”“拼搏”“宁静致远”等励志话语,为学校增添了浓浓的文化气息。

这一天,最高检定点帮扶办带来了一批图书和文具。孩子们排队领取,双手接过,鞠躬道谢。发放完毕,他们像小鸟一样飞奔回教室,笑声洒满校园。

老师们告诉我:“原来110个住校生只有四五十张床位,现在不仅硬件提升了,师资也在改善,还有北京的老师定期线上授课。”廉士兵也曾在富宁县挂职县委副书记,他告诉我:“援建格当希望小学的初衷,就是为了彻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让大山里的孩子有更好的出路。”

随后,我们来到村委会走访。办公楼虽旧,但干净整洁。二楼阅览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党建读物、农

手册、儿童绘本。村干部说,最高检和省检察院正在帮村里想办法,准备新建办公楼和村民广场。

临走时,一位女村干部悄悄托我们带个礼物回北京——她亲手绣的一个彝族布袋,送给耿娜副书记。“她来了,教我们长了不少见识。这份恩情,我一直记着。”

产业振兴,是帮扶的重中之重。路过一户人家,主人正在院子里晾晒黑木耳。我上前询问价格和销路。

“以前自己卖,一斤二十块都难出手。现在村集体统购统销,价格稳了,收入也多了。”他咧嘴一笑,“不出门也能挣钱,还能照顾老人孩子。”

富宁盛产八角、黑木耳,过去长期“散种散销”,附加值低。近年来,在最高检的帮扶推动下,成立了合作社,建起了加工厂,注册了品牌,产品也变得畅销。

“以前出去打工,一年见不到孩子几次。现在家门口上班,日子踏实。”令人振奋的是就业车间的兴起。在格当村扶贫车间,我看到缝纫机前摆着毛绒玩具、皮手套等样品。负责人说,这些产品不愁销路,工人月均收入三四千元,而且能兼顾家庭。

下午,我们走进格当村老寨。一座小桥横跨旱地,桥墩上嵌着石盘,分别刻着“忠、信、礼、义”和二十四节气。走过桥,便见到拱门与文化长廊,墙上挂满新旧对比照片:昔日茅草屋,今日青瓦白墙;过去泥泞路,如今路灯成行。

最让我惊讶的是,牛也住进了“新房”。村干部解释,彝族传统是“人住楼上,牲畜在下”,卫生条件差。通过人居环境改造,实现了人畜分离,牛有了独立圈舍,人住得更舒心。

半山腰上,一座电信信号塔巍然矗立。时任驻村第一书记李明指着它说:“刚来时,村里手机都没信号。我们联系北京电信总部,一个月内建起铁塔,彻底解决了通信难题。”

而真正的“硬骨头”,是整村改造。起初村民们不理解,不愿拆旧房、改布局。李明挨家挨户做工作,讲政策、算细账、谈未来,终于赢得信任。如今的老寨,已成为周边知名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夜幕降临,富宁县城灯火璀璨。穿城而过的河流波光粼粼,广场上人们跳舞、唱歌、直播带货,一派生机勃勃。

第二天,我们来到正在建设的富宁港。据解说员介绍,这里是云南的“东大门”,未来可通过珠江直达粤港澳大湾区。一期建成后因故停建,如今在最高检等部门的倾情帮扶,积极争取下重启建设,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服务“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综合性港区。

站在观景台远眺,吊车忙碌运转,运输车辆穿梭不停。山坡上写着:“云南从这里走向大海”“珠江第一港”。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巨轮启航,驶向广阔海洋。

“辛书记,这里天地广阔啊!我们等着这里的好消息啊!”同行的同志即将将挂职富宁县县委副书记的辛林调侃道。“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干,不辜负娘家人的期望!”他斩钉截铁地回话。

最后一站是田蓬口岸。这里毗邻越南,于1996年9月经云南省政府批准为国家二类口岸,最高检定点帮扶办全程跟踪协调,积极争取多方支持,帮助啃下好多“硬骨头”,推动田蓬口岸转型升级为国家一类口岸,并于2023年10月正式通关。

站在中越边界456号界碑旁,两国工地仅一网之隔,各自热火朝天地施工。跨境货运启动后,这里将成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往来的重要门户。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干部甘愿远离京城、扎根边疆。因为他们知道,脚下这条路,通向的不仅是富裕,更是连接着开放与融合。

四

从文山回来后,我采访了许多曾赴文山帮扶的同志,听到了更多动人的故事。

有人说:“早年进村要过河,踩独木桥,一滑就掉水里,全身湿透。”“住农户家,锅生锈,隔壁拴着牛,屋子漏风,夜里只能盖一床破被子。”

也有人说:“爱人跟着我去驻村,连狗都带过去了。”“有干部刚去听不懂方言,急得偷偷哭,后来却能用壮语跟老乡拉家常。”“一位老同志为格当村76个孩子捐资10万元,女儿深受感动,也资助了两名大学生。”

还有人回忆:“为了争取一个项目,半夜从云南打电话求援,第二天北京的同事就跑到部委对接政策。”“有同志摔断了手,打着石膏继续走访;有同志

遭遇泥石流,差点儿被冲下悬崖……但他们说,‘鞋磨破不要紧,只要群众过得就好就行’。”

正是这些人,把首都的温暖带到边疆,把党的关怀种进民心。

我也查阅了这些年的一桩桩帮扶大事——

帮助引进神火集团水电铝一体化项目,带动富宁工业转型;

援建“山村幼儿园”项目,惠及儿童近2万人;

建立电子线圈扶贫车间、文创产品加工扶贫车间;

培训基层干部上万人次,帮助提升治理能力;

支持成立西畴县汤检益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汤检情”系列产品;

协调资金支持水库、学校、村庄建设,总额达数亿元;

推动西畴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推动富宁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称号;

联合教育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西畴县、富宁县实施“县域骨干教师教学能力协同提升项目”;

牵头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开展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活动;

帮助建起“南网知行书屋”16间;

联合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向西畴、富宁捐赠救灾物资、应急设施、爱心包裹……

如今,瓦厂村人均收入达1.9万元,村集体收入超60万元;格当村集体经济年纯收入超10万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民宿、电商、文旅渐成气候。

不久前我去北京出差,从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陈有贤口中,我得知,辛林、李升二位同志已挂职结束。新去的帮扶干部陈猛忙着产业园文创车间升级改造、开设“汤检益民”抖音账号;党小学忙着打造“茶+文旅”融合项目,挖掘汤谷民族文化内涵;翟望明忙着对接检察官学院,组织“土专家”“田秀才”到北京培训……

陈书记还告诉我,如今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他们正着手研究如何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让脱贫攻坚成果更加稳固,让乡村全面振兴更好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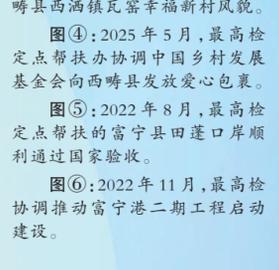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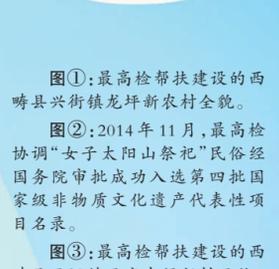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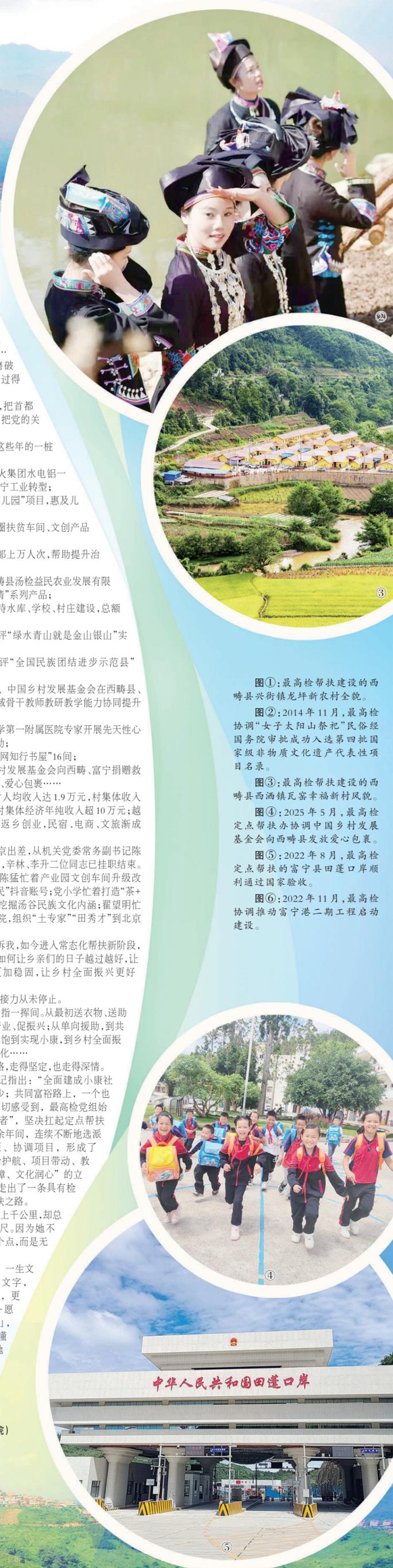
我知道,这场接力从未停止。三十一年,弹指一挥间。从最初送衣物、助学金,到如今抓产业、促振兴;从单向援助,到共建共享;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

这条帮扶之路,走得坚定,也走得深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我真切感受到,最高检党组始终牢记“国之大事”,坚决扛起定点帮扶政治责任,三十余年间,连续不断地选派干部、投入资源、协调项目,形成了“党建引领、法治护航、项目带动、教育筑基、民生保障、文化润心”的立体化帮扶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检察特色的定点帮扶之路。

文山,距重庆上千公里,却总让我感觉近在咫尺。因为她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无数人心中的牵挂。

一次文山行,一生文病情。写下这些文字,不只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传递——愿更多人走进文山,看见她的美,读懂她的厚,感受她的韧,然后,和她一起阔步前行,奔赴更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



图①:最高检帮扶建设的西畴县兴街镇龙坪新农村风貌。

图②:2014年11月,最高检协调“女子太阳山祭祀”民俗经国务院审批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图③:最高检帮扶建设的西畴县西洒镇瓦窑幸福新村风貌。

图④:2025年5月,最高检定点帮扶办协调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向西畴县发放爱心包裹。

图⑤:2022年8月,最高检定点帮扶的富宁县田蓬口岸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图⑥:2022年11月,最高检协调推动富宁港二期工程启动建设。

